

# 拜登與川普之爭,九個問題需要澄清!

文 | 叢日雲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圍繞這次大選,全世界都吵成了一片。我以為,仍然需要像大選前預判選情一樣,瞭解雙方的說法,同時要過濾掉雙方極端的言論,儘量接近事實真相,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 同時,有9個問題需要澄清:

**第一**,到現在為止,川普和拜登的言行都在合法的範圍內。

**第二**,有人指責川普大選之夜的講話破壞民主選舉,其實川普講話是在拜登講話之後,也是在幾個關鍵的搖擺州在川普明顯領先的情況下突然停止計票的詭異行動之後。他的質疑是合理的,他的講話也沒有違規之處。

**第三**,川普對計票結果提出質疑,要採取法律手段尋求公平的結果,不是破壞民主,而是行使民主賦予他的權利。這意味著他承認法院是法律爭端的最終裁決者。

**第四**,有人認為川普指控大選舞弊是散佈陰謀論,挑動仇恨,破壞民主,損害民主威信。其實按這邏輯,他們應該先批評民主黨,他們從上次大選就堅稱是川普勾結俄羅斯才得以當選,不承認川普當選的合法性,散佈“川普不是我的總統”的言論,並利用四年的時間以各種方式試圖搞掉川普。至於這次大選是否有舞弊行為,需要經過司法調查才能確認,一些人現在就武斷地說,指責大選舞弊沒有根據,他的根據又在哪里?“說有易,說無難”,你得能駁倒所有關於舞弊的指控才能這樣說。就民主黨近幾年的表現來看,我相信舞弊行為是存在的,只是其影響程度是否會改變計票結果,需要經過調查才能確認。

**第五**,有人說川普如果敗選,他的支持者會暴亂。其實雙方都有激進的人群。不過在計票過程中,開始川普形勢看好時,紐約、華盛頓等地的商家把沿街的小舖都用木板封起來,防的顯然主要是拜登的支持者。他們知道一生氣就砸爛窗櫺商店的都是些什麼人。

**第六**,有人認為川普一方在破壞民主法治,甚至把川普比為希特勒。其實雖然川普個人有許多粗野的言論和不符合常規的行為,但並沒有超出民主框架,離搞獨裁還差得遠。而川普的支持者多是美國的愛國者,是保持着共和美德的優秀公民,他們也愛美國的憲政民主。破壞美國民主法治的,應該是那些平時就不尊重國歌,動不動就上街頭燒國旗的造反派;是那些公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主義者;是那些要廢除警察局、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全球主義者;是那些整天控訴美國對不起他、一直在毀壞美國民主根基的“仇美者”;是不斷破壞憲法,提出各種激進平等化改革方案的左派政客們;是出賣美國利益在全世界賺錢的金融寡頭和財閥們。如果有一天川普的支持者採取激烈行動,無論是走上街頭還是走上戰場,都是為了維護和恢復美國傳統的憲政民主,不會對平民百姓打砸搶燒。

**第七**,有人由於這次大選危機和亂象而對民主失望,其實人們本來就不應該對民主抱烏托邦式幻想。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只是最壞的制度。從比較政治的角度說,美國選舉制度相當健全,但仍不能避免弊端、漏洞、失誤。當政治文化或“民情”健康的時候,這些都不構成嚴重威脅。當“民情”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就不是這套制度所能消化的了。我們正在建設現代文明,仍然要學習和建設民主。美國發生的是文明病,而我們需要的是擺脫\*\*走向文明。不能看到人家老了我們就拒絕長大;不能看到人家三高了,自己就忍着營養不良的折磨也不吃肉。

**第八**,有人囿於傳統的觀念來認識這次選舉衝突,還希望按常規的方式解決。這種認識脫離美國社會現實,沒看到這次不是一般的治國方略之爭(上次也不是),而是美國靈魂之戰,是

兩個方向、兩種命運、兩個美國之爭,是要不要美國之爭。正因為如此,自川普當選以來,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傳統政爭的軌道。

**第九**,雙方都有人認為,只要對方當選,美國(或美國民主)就完了。其實無論美國文明被侵蝕還是民主被破壞,都是一個長過程,這次選舉只是向某個方向邁出一步,而不是結束。美國目前經歷的,是健康的現代文明與敗壞的後現代文明之爭,在這個過程中,守護現代文明價值者與推動後現代文明進程的人,要經歷反復的爭奪。

## 叢日雲教授以往評論選輯:

### 1、特朗普反對的是什麼?

2005年我到耶魯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9月初與我同時在耶魯報到的有一位塔利班政權外交部的高官哈希米。塔利班政權被摧毀之後,這個人到美軍司令部自首,美軍經過審查後把他放了。這已經夠寬大了吧?接着有美國人出面幫他聯繫到耶魯讀書,居然被耶魯錄取了。哈希米說,我以為我要在關塔那摩監獄里度過此生,沒想到還能到耶魯讀書。耶魯的說法是,他的到來,豐富了校園的多元文化。的確是多了一元,可這是怎樣的一元啊?是校園有了一位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核心成員。他在耶魯選了一門課就是“恐怖主義研究”。我想,課堂討論時,同學們可以向他請教了。

前幾年,有一個敘利亞裔移民青年申請斯坦福大學,他提交的作文是將“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或譯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寫了一百遍。年齡大些的中國人都會想到文革中的那位“白卷大學生”,其實他比那位白卷大學生還過分。但和那位“白卷大學生”命運相似,斯坦福大學也錄取了他。據說這個學生在別的方面還算優秀,可這樣的論文如果落在我的手里,肯定是零分吧?記得文革期間,有學生寫作文時滿篇就寫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老師不敢不給高分,“政治正確”啊!“黑命貴”在美國,就相當於文革中的“毛主席萬歲”了。斯坦福大學對錄取這個學生作過一個解釋,其中一個考慮,就是增加校園的多元文化。

這樣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適當的界限,將文化熔爐變成文化馬賽克,國民整體素質下降,國家失去內在凝聚力,終致社會解體和文明的衰落。

多元文化主義解構主體文化,甚至走向逆向歧視,瓦解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帶來主流文化群體的焦慮與危機感。這是西方文明的自殘和慢性自殺行為。

西方歷史悠久的多元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是在主流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寬容和尊重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文化,但多元文化主義卻走向了極端。上個世紀60年代的造反運動中,傳統的左派由搞階級鬥爭轉向搞文化革命,由階級政治轉向身份政治,將主要攻擊矛頭由階級敵人轉向主流文化。他們要求少數群體的

文化得到承認,既承認其差異,也承認其平等。但這種承認卻是單方面的,少數群體文化對主流文化只有否定,沒有承認。

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引領下,解構主流文化成為時髦,少數群體的文化受到無原則的推崇。似乎只要是原來受壓制的文化,就成為道德的化身,就可以享受無限特權;而對於主流文化,傳統男性白人基督徒的文化,無論怎么貶損、醜化、攻擊都沒關係;文化融和、大熔爐的觀念都被視為傲慢、偏見和種族主義而被拋棄。我可以侵蝕你,不許你來融和我。這就是流行於美國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這種政治正確屬於後現代主義觀念,但它既保護後現代主義文化群體,也保護前現代或反現代的文化群體。

在這種政治正確的支配下,歐洲裔白人、男人和基督徒成為帶有歷史原罪的群體,被要求不斷地懺悔和贖罪。大學中的美國史和西方文明史課程陸續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數族裔、移民、同性戀者的歷史。聖誕節祝福“聖誕快樂”在一些場合也成為不適宜的行為。任何令少數文化群體的一些成員不快的言行,都被視為對他們的冒犯。如錢滿素老師親身經歷的,教師在課堂上只是簡單地介紹一下統計學的事實,即黑人單親家庭比例最高,都被視為對黑人的侮辱,是種族主義,從而遭到圍攻。

以往少數和邊緣文化群體受到壓迫,但在爭取他們平等權利的同時,多元文化主義者採取了極端逆反的路線,在某些場合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視和逆淘汰政策,這相當於少數群體文化、弱勢文化和邊緣文化的“翻身得解放”。這個“得解放”是以“翻身”的形式實現的,即以前是你享受特權,如今輪到我來享受特權。以前我因身份受到歧視,如今我要因身份而被單上金光。

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將文化多元主義視為反歐洲文明、反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當然也是反美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流行,必然導致主流文化的嚴重危機和主流文化群體的焦慮和憤懣。特朗普表達的就是這些人的感受和訴求。

### 2、捫心自問,特朗普反對的真是你支持的嗎?

當我們追隨西方左派媒體批評特朗普的時候,我們得問一下自己,特朗普反對的,是你所支持的嗎?

其實如果在中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絕大多數人是難以接受的。比如學校里來了兩個穆斯林學生,學校的食堂就不再供應豬肉;比如奧巴馬馬廐,生理上屬於男性而心理認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廁所,還有更衣室、浴池;比如按種族比例分配大學的名額,以及各種職位和機會;再比如,美國已經有一千多萬以拉美裔為主非法移民,每天還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湧進來。加上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移民,拉美裔美國人已經達到約五千萬左右。

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費上學,一些福利待遇超過退伍老兵,有的城市公開庇護非法移民,加

州給一百多萬非法移民頒發了駕照,還任命非法移民當政府官員;有的政客要求全民醫保覆蓋非法移民;將被捕的非法移民與其子女分開,由聯邦政府照管,每個孩子每天的費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準超過美國公立寄宿學校;連“非法移民”這個詞也屬於“政治不正確”,得叫“無證移民”。

特朗普要採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把非法移民中有犯罪記錄的、騙取福利的等幾類人遣送回去。如果你覺得這是種族主義,排外的一元主義,那麼,如果中國出現這種情況,你是一元主義?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按美國非法移民所佔人口比例,如果中國有五千萬非法移民,某個外來族裔在幾十年中,達到總人口的近20%,也就是二億多,你還主張繼續開放邊界,廢除邊境巡邏執法機構,接納非法移民嗎?

我也問過日本教授同樣的問題。日本老齡化少子化相當嚴重,到2050年就不足1億人口了,其中三分之一是65歲以上的老人。但日本仍然拒絕開放移民,為什麼?他們為什麼不引進幾百萬中國人、幾百萬菲律賓人、幾百萬印尼人?中國人都知道,非法移民留在日本很難,以前過去的,基本上被他們清理乾淨了。其實,日本人很清楚,如果為了解決勞動力問題而大量引進移民,日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了。既然如此,為什麼日本學者也普遍批評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種族主義呢?

我覺得,特朗普遵循的是常識,也是各國通例。他說,“我們是有法律的,我們是有國界的,請不要非法進入我們的國家。”“我們國家不是難民營。”“任何國家都會守護他的邊界,我們終於做了所有國家都做的事情。”

美國左派批評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時,使用的是全球主義或世界主義的標準。這個標準其實與一般中國人的觀念差距甚大。在美國激進左派的心目中,美國文明完蛋了無所謂,徹底碎片化了也無所謂,哪怕美國文明被置換成了墨西哥文明、瑪雅文明都沒關係。他們認為,這些人想來美國實現美國夢,我們應該滿足他們。其實,如果拉美移民來得太多,只能把美國也變成拉美,兩邊拉平,不光他們的美國夢實現不了,連帶著把美國本土人的美國夢也打碎了。

亨廷頓曾指出,在美國,精英群體沒有民衆愛國,我以為,他們也沒有民衆對美國傳統文化的那種感情。他們與各少數文化群體、邊緣和弱勢文化群體聯手,共同瓦解主流文化。他們不要什麼美國偉大,人類偉大就行。民主黨的紐約州長明確表示:“我們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它也從來沒有那麼偉大過”(因為美國歷史上犯下過罪惡和有過壓迫行為)。他表達的正是左派精英團體對美國主流文化的否定。

亨廷頓曾批評美國政治精英,說一個國家的領導者解構他們所領導的人民,這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正因為如此,他們就和特朗普所代表的以歐洲裔白人基督徒為主體的民衆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特朗普一派人是愛國主義者,為建基於基督教傳統的、傳承自歐洲的美國文明而驕傲。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一方要解構主流文化,推動美國文化的進一步多元化,對美國文明的命運漠然視之;另一方雖然承認多元文化需要得到尊重,但要維護歐洲裔白人基督徒的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擔憂美國文明的前途。有人形容,兩者之間發生的是“文化戰爭”,甚至是“軟內戰”。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當聽到有美國人批評特朗普反對多元主義的時候,我們得知道,多元主義有幾種,特朗普反對的是什麼樣的多元主義。



# 少數族裔在今年大選中的表現

BY RICHARD REN · PUBLISHED 11/07/2020 · UPDATED 11/08/2020

里斯或科里·布克那里選擇了喬·拜登。“他們挑選了他們認為最有機會贏得白人選民的候選人。”

Frank Sharry, Executive Director, America's Voice, an immigration reform advocacy organization

“我要感謝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社區拯救了我們的民主,”美國之音執行董事弗蘭克·謝里(Frank Sharry)表示,“作為白人,我來自一個投票支持唐納德·特朗普的社區。如果不是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和亞裔太平洋島民共同體,我們就不會慶祝今天正在慶祝的勝利。”

北亞利桑那大學副教授、“拉丁美洲決策”高級分析師斯蒂芬·努諾 - 佩雷斯(Nuno Perez),他們公司在關鍵的戰場州專門做了關於少數族裔選民的選舉前夕民調,他說:“這是非常艱難取勝當你在鳳凰城,拉斯維加斯動員

少數民族和拉丁裔選舉和阿爾伯克基”。Nuno Perez 表示,拉丁裔選民對於推動亞利桑那州走向藍色至關重要,他指出馬里科皮,皮馬和尤馬等縣都擁有大量拉丁美洲人。

拉丁裔選民在佛羅里達州的知名度也很高,他們在邁阿密戴德,坦帕灣,奧蘭多和布勞沃德縣贏得了拜登的勝利。在邁阿密,古巴裔美國人支持特朗普。John C. Yang,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Director,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AAJC

亞美公義促進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執行長楊重遠(John Yang)表示,根據該促進會和APIAVote合作進行的數據調查,結果顯示華人和對川普或是對共和黨人的支持率減少。支持川普的亞裔約30%,而支持白登的亞裔則達到60%至70%,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川普的言論導致亞裔受到歧視,因此也對亞

裔的投票傾向產生了影響。

從亞裔的視角來看這場選舉,亞裔選民參與度明顯增加,無論是大選日當天投票還是提前郵寄投票,亞裔的投票熱情空前高漲。APIAVote的數據顯示,有30萬亞裔選民第一次投票。而目前選情膠著的搖擺州,譬如喬治亞、賓夕法尼亞等州,微小的差距更能凸顯每一票的重要性。因此,他認為亞裔在此次選舉中創造了不一樣的結果,各少數族裔聯合起來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維持了自己的核心價值。

除了亞裔選民參與熱情高漲外,亞裔組織也功不可沒。譬如AAPI組織及亞美公義促進會,在選舉前向亞裔選民打電話,呼籲他們積極投票,提供多種語言的選舉指南,並指導他們如何安全投票。在新冠疫情期間,保護自己的衛生健康以及選票安全尤其重要。正因為社區的積極參與,亞裔在此次選舉中才會創造空前的投票率。

楊重遠也提到,目前川普競選團隊針對數個搖擺州提起訴訟,但他認為川普團隊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因此也沒有什麼可以改變這次選舉結果。

Mark Trahan, Publisher, Indian Country Today

“今日印安”的編輯馬克·特拉漢特(Mark Trahan)討論了美國原住民投票的影響,這表明大量美國原住民競選選職位,明年國會將與三名共和黨人和三名民主黨人組成核心小組。他說:“這將使兩黨在本地問題上發生分歧。”

美國土著人也分別當選國家立法機構,包括亞利桑那州和堪薩斯州。

舊金山/洛杉磯(2020年11月06日)-3號的大選剛剛結束,少數族裔在這次選舉中的投票率為何及對選舉的結果是否有影響?非裔社區的投票是否有決定性?美洲原住民又是如何投票的?加州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ic Media Service)6號邀請學者和多族裔媒體代表舉辦線上研討會(Analysts Take Stock of the Ethnic Vote and its Impact),就選情做出分析,探討少數族裔投票情形及選舉結果對少數族裔的影響。

今年大選非常膠著,數個搖擺州一夜之間翻藍,少數族裔的投票率對選舉的結果是否有多大影響?6日社區領袖在線上探討少數族裔的作用,譬如亞裔投票熱情高漲,有30萬亞裔選民第一次投票等。

Theodore R. Johnson, Senior Fellow,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資深研究員Theodore R. Johnson表示,非裔選民通常都會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保護他們的權益,反對種族歧視。從1964年至2020年,90%非裔選民支持民主黨,尤其是歐巴馬競選總統時,非裔的支持率最高。而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非裔面臨巨大的挑戰,經濟飽受疫情打擊,失業率驟增,加上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所以他們在今年積極投票發聲。

他說:“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看到亞特蘭大改變密歇根州,費城改變賓夕法尼亞州,密爾沃基改變威斯康星州以及底特律改變密歇根州的原因,“這就是黑人投票的熱情和力量。”

約翰遜指出,總體來說黑人選民是務實的,他指的是南卡羅來納州,他們在卡馬拉·哈